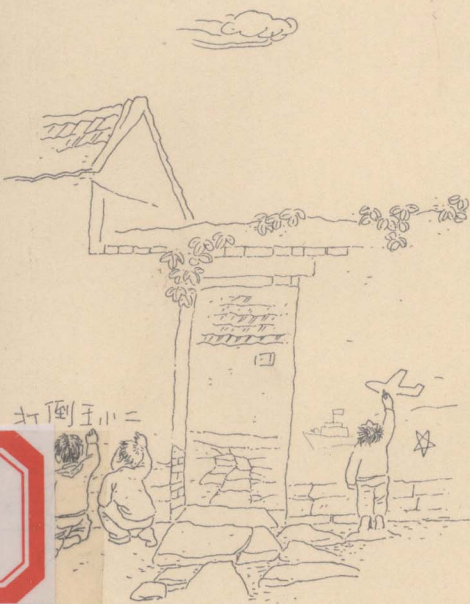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浩著

当年不识愁滋味

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当年不识愁滋味

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

林 浩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I267

L5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当年不知愁滋味：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 / 林浩著.
—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0.5
ISBN 978-7-5474-0083-8

I. ①当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9213 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

规 格 140 × 210 毫米

10.5 印张 16 幅图 18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4000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林浩，1957年生于山东青岛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迁居济南，现供职于济南日报，从事副刊编辑工作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作者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。记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经历，诸如挖防空洞、吃忆苦饭、参加游行、撒传单，以及儿时玩过的各种游戏，以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历与体验，为那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宝贵的记忆。文字质朴、清新，娓娓道来，趣味盎然。

另一种记忆（自序）

1966年8月的一天清晨，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，兴冲冲地将一个玻璃罐头瓶用绳儿拴牢，下到一个叫“饮虎池”的泉池里逛鱼玩。小鱼们聪明，绕来绕去的，不上当。男孩渐渐兴味索然，将瓶子收起，扔在一边，无聊而茫然站在那儿，望着街面出神。

这座城市，泉源丰沛，得天独厚。犹以七十二泉盛名天下。饮虎池北面，是饮虎池街，南是上新街，东是围屏街并花墙子街、剪子巷，西望，街曰西青龙。距举世闻名的“天下第一泉”——趵突泉不过跬步之遥，青青黄黄的石板路，轻轻磕凿，清冽的泉水，会和着历史的烟尘从石板缝隙中漫漫而出。

老城，古街。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。

这会儿，街很静。有风过耳，两边墙上，大字报、大标语翘起的纸角儿，在风中抖抖的，飒然有声。不远处，一家理发店，门板上，白纸红字写着：

兴无灭资！敬告广大革命顾客，自即日起，本店不剃洋头、狗头、飞机头！

那纸，被昨夜微雨润潮了，那字，更红得欲滴。

路南，一户人家，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。一位胖胖的长者，左臂戴着红袖章，右臂架着两笼画眉鸟出了门。一摇一晃的，很悠然。

忽然，一声鞭响，满街筒的羊群自东而西“唰啦啦”地过来了。

羊一边走，一边撕吃街两边墙脚的大字报、大标语。贴它们的糍糊，是用面糊熬成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如千层饼。羊群一路吃过去，心情很好。大尾巴，小尾巴，自得地甩着。

小男孩儿忽然发现，石板缝里有一个橙黄闪亮的金属圈。他跑过去，抠出来，套在了手指上，左看右看。

昨天，这条街上摆满了红卫兵们抄家抄来的“四旧”。珠宝瓷瓶，金砖银元，“百代”唱片水烟袋，书籍日记变天账，迤迤歪斜的，百十米长。

这是什么呢？他研究着、疑惑着，似乎不再无聊。他望望四周赫然在目的“打倒”、“炮轰”、“砸烂”的大标语，一路寻去……

这不是小说的情节，或者某出戏剧里的场景，这是时常盘桓于我的脑际，幼年我家住在济南趵突泉一带时，看到的

纷纭世象中的一幕。

1966年，倏忽间距今已经四十余载了。然而，时间愈久远，这些影像便似乎愈清晰，那个特定年代万花筒般的场景便浮现出来愈多。

人老了，或者人未老，常常“往事如昨”，这就是怀旧吧。一般说来，一个人，有了一点年纪，都会是一肚子的事的。那“青灯有味似儿时”的“旧”忆起来，也是要唏嘘一番的。可是，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人生感喟，有更多的意义吗？岁月轮回，世事枯荣，春种秋收，黄冢为宿。人，一辈儿一辈儿的，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

然而，四十年前“史无前例”的那些年，其景象意义却颇为殊异。那个年月人的童年，更与前辈和后来者迥然不同。我在想，年龄比我们大些的，经风历雨，俨然已是半个思想家了；年龄小些的，则多懵懵懂懂，不谙世事。而适逢那个当口的一代人，他们有着怎样的记忆？时代又是怎样教化了他们稚嫩的心灵？而这一个个体，他们的记忆，必将绵延影响至今。虽然，如今“正史”的春秋之笔似已不乏深刻的文字，然而，一个过来人对独特亲历、时代情趣以及细微心路历程的记录，作为一种“野史”或称“民间文本”，重温历览或与诘究，以此祈望警醒、远离曾经的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，也许不无裨益。

一代盛衰，固含其因。星移物换，岂有他哉！为了不使这些可温之故随日升日落而湮灭，自2004年始，我拉杂写起，寒来暑往，未曾中缀。

这些文字，虽然以“我”为视角，或温馨，或有趣，或惶惑，或恐惧，有亢奋，有欢笑，有眼泪，有伤痛，亦不乏内心的忏悔与剖析，却处处显现着“时代弄人”的字样。而我亦越来越醒悟，俱摄笔端的，已远非个人的琐屑旧事。小我实为大我，或可而为那一代人的记忆。

整理完这些散文，一日傍晚，我驱车过杆石桥，行驶在早已拓宽并赋予了新街名的济南泺源大街上。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，心里默念：车过西青龙街，车过东双龙街，车过正觉寺街……但见大道两旁高楼栉比，霓虹粲然。人影憧憧，妙舞清歌。一派祥和优游的样子，不复有往昔的一点点影子了。

现在的人，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

于是，仍然“活”在书稿中的一个个人物，以及早已逝去的那番景象，那份喧嚣，又皆浮凸于眼前。

期待这些文字能在读者记忆的池塘激起一点点涟漪与共鸣，读了能会心一笑、一叹。如是，便是作者的莫大宽慰了。

林 浩

二〇〇九年十月于济南

已出书目

* 当年不识愁滋味：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

林 浩 著 定价：20.00 元

往日琐事：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中国记忆

〔美〕安娜·西沃德·普鲁伊特 著 定价：15.00 元

商州故人

高 信 著 定价：18.00 元

农耕年代

张家荣 著 定价：20.00 元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插 图 张国华

目 录

另一种记忆（自序）

拾钱去	/1
大板桥	/7
顾叔叔	/14
梁玉堂	/20
背诗词	/27
“穿林海……”	/34
收租院	/41
孟冬寒	/50
东关外	/57
激情录	/63
南新街	/71
深挖洞	/79
西门桥	/86
忆苦饭	/95

当年不识愁滋味

趣玩录 /101

大游行 /108

外语课	/264
鸡尾烟	/271
怕涂鸦	/277
李小明	/286
石狮子	/293
两文友	/302
穿衣记	/309
“探索者”	/315

拾钱去

有人说，哲人和圣人，能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而又不游戏人生。想想，不假。当然，这应当算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不过，世界上还是平凡的人多，能把眼前尘世中的事看得淡然，而且还能释然自得的，不多。

可孩子们能。

1968年那一年，天大热。大人们的游戏也正热在兴头上。许多史家说，那一年，是许多中国人发高烧的一年。可那一年，却可以说是孩子们的天堂——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学生们大放羊了。

大家不用再受课堂上的拘束，更让人痛快的是心情的解放。

原先那些七七八八的破规矩，穷讲究，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见了从前不怒自威的老师，神气自负的老师，和那絮絮叨叨动不动就威胁“我要家访了”，或者“叫你家长来一趟”的老师，再不用毕恭毕敬的了。

我们常常仰着小脸儿与老师擦身而过；却敢高傲得一言不发。革命了，平等了。有时，赶上俺们不高兴，还要回头啐上一口呢。嘴上说或者心里想：“瞧那个样儿！不定有多

少历史问题呢！”

不上课了，自然就没有了作业之累，这更是让人兴奋。可是，“革命”又有啥意思呢？看贴大字报，看游街，甚至看两派“文斗”“武斗”，既不是天天都有，看多了也就那样。

就在这一段时期，我们向有的高年级同学学习，玩起来一个很有瘾头，却不怎么着调的游戏——大街上拾钱去。只是，这颇与当时的如火如荼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洪流背道而驰，是不怎么“革命”的。

拾钱就是去热闹的街市，两眼扫视着街面，盯着过往行人乱纷纷的脚下，盼着能突然出现一枚银光闪闪的钢蹦儿。如果能捡到毛票，就更算是发了大财了。

这些小钱，都怨大人们当时心浮气躁，老惦记着“三分之二的世界人民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没有解放”，匆忙中，那银两从本来就瘪鼓着的钱包或衣兜里溜了出来。

起先，我是被好同学王传秋拽去的，他说，咱也试试？我哥他们学校的好多人都去过。

说拽着去，是说我对这玩艺儿有兴趣，没信心。那时，家里也是“穷达拉撒”的，虽说人小，不操心过日子的事儿，可钱的概念还是有的——家里交两元钱的学费都常常要“过两天再说”。过年父母给的压岁钱，也不过一毛，两毛。

能拾点钱，当然是有吸引力的，何况，这游戏颇有点赌博的趣味与诱惑。

不过，我还是不太相信，想拾钱就能拾到钱啊？另外，拾钱去，说出来也不是有面子的事儿。可王传秋这样一说，

我再一想，拾不到钱，逛着玩玩也行，就去了。

想不到的是，不光去了，还真开了张。那天一早，在济南的大观园商场（“文革”高潮时更名“东方红商场”）南门，一进门，在一个卖柿子皮的小摊下，我竟然拾到了一枚五分硬币。

我很久都忘不了当时那份惊悚和刺激，甚至无师自通的老到。

当我在雨后的泥淖中发现了那个金属亮点时，攥住“砰砰”心跳，抢先一脚，将那个亮点踩住了，怕引起人家的注意，还煞有介事地问：“柿子皮二分钱多少？”然后假作系鞋带儿，暗中一挪脚，把那个亮点连泥带水一把攥在了手里。凭它那个硌手的劲儿，就知道那是个五分硬币。

王传秋，是我在济南市经九路小学的好同学。他小名秋来。脸黄黄的，窄窄的，瘦瘦的、尖下颌。他一个哥哥叫春来，一个弟弟叫夏来。还有一个姐姐叫什么，忘了。

现在想来，当时他家里真穷。

一张桌子三条半腿，那半条腿，用几块青砖撑着。除了一口盛水的大瓦缸，一张用泥盘成的大炕，别无长物。后来我虽转学，但还是经常去王传秋在自由大街的家玩。

去他家，坐公共汽车有三站地。除了逃票，我常走着。有一次，我和秋来在南山“野”了一下午，回到他家时，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。我竟然让王传秋向他妈妈要了五分钱，坐了十一路公共汽车回家。

我还记得，我眼巴巴地看着她妈妈，犹犹豫豫地从大襟

夹袄的衣兜里，抖抖嗦嗦地掀开小布包，拿出一枚五分硬币时的情景。

少不更事。至今想起来，愧疚难平。

好像除了学习，其余的，王传秋都比我能。就是拾钱，也比我能。

五分钱在手，我受了大刺激，像做梦又像疯了，拉着秋来，满大观园一连转了三圈。用如今美国式的话语，叫“地毯式”搜索。虽然不复有收获，但得意之色却一点不减。

可是，时近中午，我创造的纪录，竟被秋来打破了。他先是在大众剧场门口拾了二分钱。没过一会儿，在红卫百货店后门旁，他居然从一堆白菜帮子中，拽出了一毛钱。

那可真得一个好眼神儿。历尽了水泡车碾，那一毛钱，已然像一块破铺衬了，哪里还有钱的样子呢？可是它到底没能逃过秋来的火眼金睛。

秋来用手小心翼翼地沾着，在百货店西墙下，用一个滑了丝的水龙头，丝丝缕缕地将那张毛票冲洗了半天，然后仔细把它夹在左手套袖中，用体温把它烘干。

我是一个存不住东西的人。有自称会看手相者，说我的手，横纹深，似“水漏”，存不住钱，事实大概也确如此。那五分意外之财，还没捂热就被我花掉了，换成了一串红红的酸蘸儿——糖葫芦。

望着糖葫芦，秋来眼神怔怔的，望着我，塞给我两分钱，说“算咱俩的”。于是两人你一口，我一口，把糖葫芦分吃了。

秋来说：“你信不？我从来没吃过这个。蘸酸稀甜的，这

么好吃！俺家从来不买这么贵的东西吃！”

他一连说了三个吃字，裁缝丢了剪子，光剩下尺（吃）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俺得把那张一毛钱交给俺妈，你可别笑话俺。”

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他妈妈的脸——大眼睛，瘪咕嘴，满脸皱纹，很和善的样子。

打这儿起，好些天，一有空儿，我俩就去拾钱。不是在大观园，就是在趵突泉西南门的劝（业）场。有时开张，有时不开张，只是，再没有像第一次开过“大张”。拾到的钱，不过一分两分的。

有了钱，我俩就合伙买点吃的，像山楂纸，冰凉糕（一种褐色土块似的粗制麦芽糖）。还有“缠蜜”——糖稀，花两分钱，用两根短竹棍儿，挑一小团糖稀，越缠越稠，越缠颜色越白，最后心满意足地吃掉。

真是民以食为天哪！

有时，秋来还是要将偶尔的“大额”收获上缴给他妈妈。他真顾家。

不久，秋来说，要帮家里砸石子挣钱，他家不让他出来了。

我就找家在上新街景园附近的同学陈希良，结果，陈希良只去了一次，而且一下子就拾到了两毛钱，可他却不想要了。

他说：“没意思！怪累的。”

陈希良是那时还很稀罕的独生子，白白净净的，经常穿